

1949-21

馮西文生

(第八輯)

揭陽縣政府
文書處印

揭西文史

（第八輯）

揭西县政协工作委员会编

一九九三年三月

目 录

清末民初著名诗人曾习经·····	曾益新 (1)
曾习经诗选及其评注·····	(11)
释陈元光《祀潮州三山神题壁》诗三首·····	
·····	贝闻喜 陈惠国 (19)
对元代刘希孟《明妃庙记》研究的我见·····	黄九育 (30)
潮汕百科条目：三山国王·····	马 凤 (41)
追忆象山烈士纪念亭建造前后·····	贝闻喜 (43)
五经富抗日义勇军小队建立的经过·····	张其德 (47)
五经富长潭大桥史话·····	曾应新 (50)
加拿大首位华裔总督林思齐·····	黄文湘 (54)
旅美医学博士彭秉坤·····	彭树楨 (57)
旅台眼科专家林和鸣教授·····	李开汉 (61)
张等三起义·····	张伟赐 (64)
三点会首领李阿赐·····	温 华 (66)
三山国王特使出游俗·····	蔡高暖 (70)
从出土碑文看古代的村规民约·····	曾应新 (72)
五经富的烧烟架和舞火龙·····	蔡高暖 曾应新 (74)
客家擂茶·····	蔡高暖 (76)
舞狮的由来·····	曾应新 曾锡伦 (78)
民间各种行业祖师神·····	曾应新 曾锡伦 (79)
本县客家话中常说少写的字词·····	张振纲 (81)
征集潮汕地方文献公告·····	(86)

清末民初著名诗人曾习经

曾益新

曾习经，字刚甫，号蛰庵，我县棉湖镇人，同治丁卯年（公元一八六七年）出生，幼年丧父，兄弟四人，习经居二，由母亲抚养成人。22岁（1889年）应省己丑科乡试，与兄述经同中为举人。其弟也考中秀才。当时曾氏一门三兄弟获此殊荣，轰动整个揭阳县，为此鸣锣摆道巡乡三天，荣耀一方，当地官绅并送“兄弟同科”的金字牌匾。此匾悬挂于棉湖曾氏初祖室正厅上（在棉湖新兴街中段）。翌岁（光绪十六年）赴京应庚寅会考，榜发中恩科进士。他以德才兼优，起用为户部主事。

清政府的户部是掌管全国土地、户籍、赋税、财政等事务的中央行政机构，事务繁重，不易治理，他到任后，把部务整理得井井有条。他的挚友梁启超称赞他“综理密征一部之事，皆取办”。不论事的大小，他都是“挟全副精神赴之，以求其事之止于至善。”又称“清季谙悉食货掌故，能究极其利病症结者，舍刚甫无第二人。”陈声聪在其所著的《兼于阁诗话》也称习经对“赋税岁计瞭如指掌，称能吏。”他在户部任职期间，“律己最严，一介不取”，廉洁奉公，政绩斐然。在清朝的官吏中，是极少见的。他极为光绪帝所

器重，有光绪三日不离曾习经之传说。清政府后来从户部析出另置民政部和度支部，习经任度支部右丞。曾奉派东渡日本，考察日本的印制、造纸及度量衡等有关事务。他将考察情况向清廷报告。习经任职度支部，其作风一如在户部时，甚为严明。他还先后担任法律馆协修，大清银行监督，税务处提调，印刷局总办等职。到清帝逊位前一日辞官隐退。

习经居官京城，为政清廉，在故里也教育家人要平等待人。其重礼义，讲仁慈之德行，深受家乡父老的钦敬。习经中进士后一直在京任职，虎门提督方耀（普宁洪阳人），为攀高附贵，登第求亲，欲娶进士之女为媳，其子好色行劣，未订婚先藏娇纳妾，此事传至习经耳中，他愤然辞掉这门亲事。棉湖郊外有一村寨清末匪患严重，扰乱治安，朝廷派兵进剿，要烧毁此村寨，并大行杀戮。习经正好省亲在棉，闻知此事，为使这一村寨免遭血火之灾，出面力保。进剿官兵知习经乃朝廷显贵，准其所保，结果只烧该村一座祠堂。该村为答谢习经恩典，寨中绅耆集银两三万送至进士第，习经当即拒绝收受，嘱将此银两重建祠堂，余者用于赈救饥民。习经中进士后，在其故居建进士第，当地乡绅及家人欲大兴土木，其规模及格局要超过普宁德安里（提督府），结果被他所阻，仍按现留的规模和格局建就。在建进士第时，因地方所限，进士第右侧书楼占用新兴街尾一段道路，进士第落成后，习经回棉省亲闻知怒斥当事人，并向当地政府赔款道歉。曾习经的高尚品德极为世人所推崇。

曾习经与维新派领袖之一的广东新会人梁启超结下莫逆之交。他们早在省学海堂读书就认识，由于他们同是爱国青

年，志趣相投，遂结为至交，平生往来不绝。他们在省应己丑科乡试，同中举人，曾相约结伴北上应庚寅会试，后因梁追随康有为，未能同行。梁到了1895年，才同其师康有为入京。梁抵京后，即到潮州会馆拜访曾习经。他们阔别重逢，真是有说不尽的高兴。梁氏留京期间，在积极参加维新变法活动之余，不避风雨必到习经寓所，品茗谈天，习经日间要到部里办事，因此他们大多晚间聚会，往往谈到深宵，因此梁氏常在习经处过夜。其时他们对1894年甲午之战丧师辱国，因而“忧伤憔悴”，辗转不能入睡，便趁月出门，来到了碧云寺，议论到沉痛处，不禁“相抱恸哭”。曾习经虽没有直接参加康梁的维新变法运动，但同情、支持他们的做法，认为这是救国之道。梁启超因事南归，习经惻然赋了《别任父》（任父为梁启超字）七绝二首：

楼头缺月夜向晓，骑马与君相送行。前路残春亦可惜，江南四月有啼莺。

夜半行郎柘弹空，阑珊春意各西东。他时独自亲调马，愁见山花故故红。

习经在甲午之战后，常与维新派人士往来，十分关心变法活动。戊戌政变之前，翁同和因支持维新变法，被慈禧揭职回籍。习经写了《送常熟师傅归里》五言律诗六首以赠，其中第一首云：

天问殊难答，臣心久郁陶。遥怜贾生策，不分屈平骚。江海沉冥易，湖山歌舞劳。向来忧国意，余愿老蓬蒿。

不久，梁启超重返京师，参加维新变法运动，与保守派展开激烈斗争。1898年9月（光绪24年）戊戌政变发生了，

清廷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捕杀维新派人士，梁启超逃往日本避难，这一去竟在海外十余年。习经对此感到怅然。

1900年帝国主义借义和团事件，组织八国联军发动了侵略战争，北京失陷。八国联军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。习经此时避乱到平谷县，伤乱念离，万分悲愤。这段时间，他写了《平谷杂诗》8首和《平谷秋兴》6首，以抒发其忧国忧民之情。

戊戌政变后，王鹏运（广西临桂人，字幼霞，自号半塘老人）以《春明感旧图》，遍征题咏，朱孝臧、曾习经等应邀题诗作词，习经所赋的《尉迟杯》一阕，被誉为佳作。半塘先生说：“河梁生别之词，山阳死友之痛，不为过也。”他的词是：

长安路，渐岁晚，哀乐伤如许。深深径草人稀，愁流光轻羽。凝尘画壁，谁记省、清时共欢聚？黯情怀，泪墨空淹，小窗还展细素。因念九陌生尘，几题叶吹花，胜事如故。最苦山阳闻夜笛，仍见惯，河桥客去。如今向，天涯海角，迢递夜，商歌独自语。便相思，断袂零襟，梦魂空恁凝伫。

习经生平对待友人故旧情投意笃，但“择友至严峻，非心所期许者，弗与亲也；其所亲者，则挚爱久敬如其处父母昆弟之间者。然壹以真性情相见。”（梁启超语）故朋辈中都称誉他的待人接物品德。他在朋辈交游中，常藉诗酒之会，论学谈政。他先后所交游者有陈宝琛、陈衍、江翰、杨增华、胡敬思、李一元、罗惇融、温敬夫、丁惠康、叶恭绰等人，还有蜀人赵尧生和华阳林腴诸人。他们都是亲历甲

午、戊戌、庚子诸巨变，辛亥后复历北洋军阀战乱，哀时伤势，发而为诗词，留下历史沉痛的呼声。

习经在“逊位诏书未下之前一日，毅然致其仕而去”。他在辞官之后，迁到与汪子贤对门的旧居，闭门谢客。将全副精神沉入读书中，或吟诗作画度日。这期间他读了不少书，在《蛰庵诗录》中有题为《壬子八九月读书题词》组诗15首，陈声聪称其“甚粹美”，（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的《潮汕风采文丛——前贤诗萃》选入11首）。

不久曾习经为避开“神奸”们（神奸是指北洋军阀袁世凯等人）的纠缠，与几位愿以遗民终老的知友相约，作退隐之计，在郊区杨漕湾河两岸各构田舍。他在《自拿小舟过河与梁次侯闲话》诗中有句“遗民略可数。”自注云：“林赞老、叶仲圃、陈治仲、林朗西、温毅夫及余，皆衡宇相望。”当他初到杨漕田舍的时候，作《初宿杨漕田舍》一诗，以记述当时的情况，诗云：

二亩田庐草草成，略无轩槛足幽情。缘河栉柳垂垂发，遇雨漉池浼浼平。啖药忍饥诚拙事，解衣高卧慰劳生。读书正在牛栏侧，一世巢经共此情。

曾习经开始耕读生活以后，把自己的亲身体会和感受，写了不少田园诗，他选入《蛰庵诗录》中的就有四、五十首之多。他这些田园诗，既继承陶渊明的传统，而又能够创出新的意境，从而抒发了诗人的真实感情，谈起来觉得朴实而富有生气。现举他的《田间杂诗十四首》中的三首：

拼档浮云亦一邱，得抵无意更乘流。天教小试锄犁手，欲看黄淤十里秋。

新凿方塘号镜渠，晚栽杨柳尚疏疏。一诗与结明年约，半种菱荷半种鱼。

故书百本镇相随，长夏村庄日倍迟。温罢《公羊》刚饼熟，家风还是秀才时。

后来曾习经患病，不能从事农作。在贫病交加，忧郁悲伤的情景下，禁不住思念起阔别多年的故乡亲人，打算病愈之后，返乡探望一回。病才初愈，就勉强下田耕作，他的《病起趋田杂诗九首》就是记述了这时期的生活和心态。这里录出二首，其诗云：

一病遂成懒，霜寒种麦迟。植授聊屈竹，煮豆信燃萁。着林酬吾足，敦节蹙客颐。逃名还自幸，无事草堂资。

（作者自注云：“麦秋分下种，今年病，霜寒始种完。”）

久知耕也馁，谁信病非贫。去日殊可惜，临风始欠伸。因循成浸叟，洒泊今流人。剧得卷蕤草，采将寄所亲。

习经当农事完毕，就买舟南下。安抵家门时，见到亲人，禁不住勾起重重往事，真是悲欢交加，在他的《鲤鱼沟谒先大夫墓》三首中反映了抵家后的情景。录一首，其诗云：

有田杨漕湾，躬耕代微禄，万里负负米，连岁又不熟。飘然今来归，有泪不敢哭，及春事畴垄，行复念牛犊。眼看扮社地，又同桑下宿。天地本自宽，生年今蹙蹙。

曾习经为官，素来廉洁奉公，梁启超为其撰文说：“他在官俸所入外，既一介不取，且常以所俭者，周恤姻族，急朋友之难，故去官，则无复余财以自活。”习经虽处困境，但“泊然安之”。嗣后身体多病，单靠农耕所获，实难维持其生活，迫得“斥卖其所藏图籍、书画、陶瓦之属以易米，

往往不得宿饱，而斗室高歌，不怨不尤，不歆不畔者十五年”。

习经退隐后，最使他感到高兴的一件事，就是与阔别十五载的好友梁启超的重逢，梁氏自变法失败后亡命海外，到了1913年始从日本归国。梁氏抵京后，即往访曾习经，相见时欣喜欲狂。这时习经已经退隐，闭门谢客，但对梁氏却仍照常往来。习经特为此事作诗，题为《任公归国为赋》以志其事。其诗云：

更生强聒曾无补，楚老相逢泣已迟。起陆龙蛇先有忤，纳隍蕉鹿世犹痴。及关李叟闻长叹，归国梁鸿剩五噫。最念望门投止日，眼中豪俊已生髭。

梁启超归国后忙于政治活动，但仍经常与曾习经会晤。到了1926年丙寅六月习经60寿辰，梁氏特地登门庆贺。刚刚坐定，曾习经迫不及待，将他亲手选录的诗稿《蛰庵诗录》一大册亲手交给梁氏，并恳求地说道：“这是我亲手写定的诗稿，欲请台端为我校定，以便梓行，这是我所愿望的。”梁氏欣然应诺。迨下次梁氏再来探望时，习经的病已经沉重，不像过去一样有言有笑了。梁氏见到这种情景，心中感到十分难过和担心。不久，曾习经病逝（卒于1926年，享年60岁）。梁氏邀叶恭绰偕二、三故旧知友，“襄治其丧”。叶恭绰曾于北京翠微山辟治“幻住园”，原准备他自己埋骨之地。叶氏毅然让出，将曾习经埋葬园中，以表哀思。曾习经殁后，叶恭绰拿着曾氏诗稿对梁启超说：“此一卷者，刚甫精神寓写，且手泽也，宜景印以传后，子宜为序。”梁氏即为《蛰庵诗录》写了一篇感情诚挚而又评价恰如其分的序

文，题为《曾刚父诗集序》。指出曾氏诗如其人，其诗作可分为早、中、晚三个时期：“早年近体诗宗玉溪（李义山），古体诗宗大谢（谢灵运）”。他把这时期的诗作概括为“峻洁遒丽，芳馨徘徊，时作幽咽凄断之声，使读者惺惺如醉。”进入中年，一变为“取径宛陵，摩垒后山，祈雕为朴。能破能折，能瘦能涩，然而神思中含劲气，潜注异乎貌袭江西，以矜态向人矣”。到了晚年，其诗又是一变，以“直凑渊微，妙契自然，神与境会，所得注注入陶柳圣处。”梁氏对曾习经的创作态度也是极口称赞：“生平于诗不苟作，作必备极锤炼。炼辞之功什之二三，炼意之功什之八九，洗伐糟粕至于无复可洗伐，而犹若未厌，所存者则光晶炯炯，惊心动魄，一字而千金也，故为诗数十年，而手自写定仅此。孟子曰‘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？’善读刚父诗者，盖可以想见其为人也。”

曾习经善于诗，亦擅填词。被称为“近代岭南四大家”之一。近代温丹铭对他的词评价甚高，在吴君懋《蕉声词》一书的序文中这样说：“吾潮自昔有诗人而无词人。自清季曾君刚父始以诗之绪余衍而为词，忠爱恳挚，与疆村诸老并峙，为海内大宗。”又朱庸斋选、陈永正注的《岭南历代词选》（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印本），选入曾氏词七阕，并在小传中有评语说：“晚清词家多受南宋影响，好为长调，而刚甫则学‘花间’、北宋，善为小令，尤以情致见胜。狄平子谓其词‘婉约善言情，直如万缕晴丝袅空无尽。’”又谓“刚甫情词，颇受姜夔的影响，韵高笔妙，尤善于健笔写柔情，无纤巧灰媚之态。”现举其《鹧鸪天》一阕，其词云：

钿毂香车被一时，黄昏璧月下琼枝。可怜寂寞春寒夜，
抱影凝情却为谁？如此恨，奈何伊。露桃花底弄哀丝，
试将海水量深浅，却那东流无尽期！

曾习经的著作现在流传于世，可见到的仅二三种。据《潮州志·艺文志》集部所录，有《蛰庵诗存》（曾氏原名为《蛰庵诗录》），现行有番禺叶恭绰影印手稿本一册。又《蛰庵文存》一卷。《潮州志》云：是集：“凡记、启、序墓志各一篇，家传二篇，寿序三篇，共九篇。又有《小凤凰赋》有目无文者。赴日本考察印制、造纸并度量衡等事，呈复度支部文，残缺不全。”其词集现存《蛰庵词》一种，收入朱孝臧所编《沧海遗音集》中，有刻本行世。《潮汕文物》下册《棉湖进士第》也著录了曾氏著作三种，没有《蛰庵词》，却有《秋翠斋词》一种。《蛰庵词》原名《秋翠斋词》，1948年尚存，以校朱刻的《蛰庵词》，里面为朱刻本所未收录的词作多篇。

曾习经不但爱读书，而且喜藏书。他的藏书仅次于咸丰三大藏书家之一的丁日昌。他的藏书处，署称“湖楼”，“秋翠斋”。他任职京官时，即不时逛琉璃厂，以薪俸换书，积之日久，架藏自多。得书后，他喜欢随手在书眉上写心得评论。傅增湘《双鉴楼藏书记》中说：“刚甫歿后，其夫人挽余拾料遗篋，藏书万卷，多手自辑补，每帙皆经点勘，卷头纸尾，丹墨烂然”。湖楼藏书最多达数十篋十多万卷，其中善本、罕见本也自不少，如明成化邱琼山刊《张曲江集》，白眉，白棉纸，蓝印本，甚为精美，此书后归其女婿吴文献，吴曾持此书到上海，有人校之于上海涵芳楼《四

部丛刊》所影印明本，更觉湖楼所藏本更为珍贵。又如陈兰甫批点本《韩非子》一书，及明万历本《厂库须知》、《千一疏》及木刻《章氏扈书》等，都为罕见典籍。湖楼所藏书，多全集而少选本，刚甫在《昌黎诗抄》一书眉批说过，

“予向不爱选本诗文，顷偶于地摊上买《昌黎诗抄》一册，亲与线装，不觉失笑。”并题诗云：“平生选本不挂眼，偶爱兹编亦太奇；亲与线装完一册，不知闲却已多时”。刚甫的藏书，他亲自编写《湖楼书目》。但凡藏书家，多喜铃印于书上，刚甫常用铃印，如朱文印则有“蛰庵藏书”、“湖民”、“校定”、“秋翠斋”、“种参”等，白文印则有“曾习经印”、“湖楼”、“湖叟”、“但求无愧我心”等。作为藏书家，既要懂版本目录学，又须醉心搜求，“家有余钱但买书”，又能妥善保管，编目上架。曾习经于此数种条件都具备，居平校勘既勤，架藏又富，且喜奖掖后进。

近代著名学者，藏书家伦哲如，以版本学名世，曾应日本之请，东渡为该国校勘古籍，那是名扬海外了。他的读书楼藏书，也是扬名海内外的。而伦哲如的嗜版本学和藏书都是受到曾习经影响的。伦哲如说过：“刚甫居北京丞相胡同，余壬寅（1902年）来京，多从君借书读，喜君读版本，暇则偕游琉璃厂，随所见谆谆指示，余之癖于此，由君引之也。君官日贵，所积亦日富。”由此可知，伦氏日后知名学界，曾刚甫引导之功不可没。

（根据温原文章及有关资料整理）

曾习经诗选及其评注

壬子八九月读书题词（十五首选十一首）

曹子建集①

雅怨兼深见性情②，交亲不薄③涕纵横。

君王故有忧生叹④，未觉中和始可经⑤。

〔注释〕①自注云：“子建沈挚宛笃，敦于性情。钟记室谓情兼雅怨是也。昔王弼州读‘渴帝承明庐’。便回环往复百数十遍不可休。予于‘初秋凉气发’一篇，亦然。每至‘子其宁尔心，亲交叉不薄’，盖不知涕之何从也。”②“雅怨兼深”句：《史记》：“小雅怨诽而不乱。”按陈思有忧生之嗟，故赠送诸作，皆具小雅怨诽之致。③交亲不薄：子建《赠丁义》诗：“子其宁尔心，亲交叉不薄。”又《赠徐翰》：“亲交叉在敦。”④忧生叹，子建《求通亲表》云：“至于臣者，人道绝绪，禁锢明时，臣窃自伤也。……”此言对人生世态之嗟也。⑤中和始可经：子建《赠丁仪·王粲》诗：“欢悲非贞则，中和诚可经。”言欢怨虽殊，俱非忠贞之则，惟中和乐职，诚可谓经也。经，即郑玄《周礼》注：“经，法也。”

〔评说〕言子建诗所以雅怨兼深者，实缘遭遇使然，所谓中和实未觉可法也。特揭示子建内心之矛盾耳。

谢康乐集①

漫道凡夫圣可齐，不经意处耐攀跻。

后人率尔谈康乐，且向前贤学制题。

〔注释〕①自注云：“康乐诗，记室赞许允矣。至其制题简净，正复妙绝今古。倘张天如所谓出处语默，无一近人者邪！柳州五古，刻意陶谢，兼学康乐制题。如《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》、《登蒲州石矶》、《望江口潭岛深迥》、《斜对香零山》等题，皆极用意。惜此旨自柳州至今无闻焉！不贤识小，正尔惭皇，后有大雅，或哂我南人学问，有牖中窥日而已。”

〔评说〕刚甫古体诗早期宗大谢，其研习之细心，即一题亦不放过，极见刻苦深思，此诗即其学谢心得以示后人者。

谢宣城集①

康乐元言馥晋法②，宣城丽句启唐风。

马驹③踏杀佻成讖，后代终称临济雄。

〔注释〕①自注云，“元晖风华明丽，实开唐格。当时钟记室称为后进士子所嗟慕。至其名章秀句，有唐一代，沾溉不绝。不止太白再四称服已也。大谢终唐世只柳州一人问津，他无闻焉。譬之禅宗，不几让临济特盛耶！”②馥晋法：灵运生于晋宋之交，其诗虽有所革，尚有所因。故每于结句，常有以理为结者，所谓玄言馥晋法也。③马驹：《传灯录》：“六祖谓南岳曰：‘向夫佛法，从汝边去，马驹踏杀天下人。厥后江西遂传法嗣，布于天下，时称马祖。’”马祖即道一，临济宗之祖师。

〔评说〕诗言康乐诗犹存元（按应作玄，避康熙讳也）言，此为晋法之余风。至谢朓始脱离此习气，开唐一代诗风者，其功应归谢朓。其影响，将与禅宗之临济宗相同。

柳河东集①

不安唐古气堂堂②，五言直逼华子冈③。

后人未识仪曹④旨，只与时贤较短长。

〔注释〕①自注云：“柳州五言，大有不安唐古之意。胡应麟举《南涧》一篇，以为六朝妙诣。不知其五言诸篇，多摹大谢也。有唐一代，刻意大谢，柳州一人而已。”②不安唐古，柳宗元古体也。诗少长篇巨制，故王渔洋《古今诗选》选录独多，盖以其体始近古体堂堂，凡事物之庄严壮大者，皆可以堂堂形容。③华子冈，指谢灵运《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》即“南州实炎德，桂林陵寒山”一首。④仪曹：苏轼诗“莫学柳仪曹，诗书教蛮獠”。次公注：“《职林》：魏有仪曹郎，唐改为礼部，柳子厚以礼部员外郎贬永州司马，徙柳州刺史。”以与古相同官职称之。

〔评说〕指出柳宗元诗之渊源，确立其在唐一代之地位，以端正时论之偏颇评议。

初唐四子集①

梁陈藻丽入唐初，四子雍容语甚都②。

沈、宋、王、岑夸格韵③，若论绚素此权舆④。

〔注释〕①自注云：“唐初四子，承六代藻丽之制。陈、杜、沈、宋继起，乃渐工体格，至王、孟、高、岑加以神韵而已。椎轮之功，四子不可没矣。”②四子：即唐初四子，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。雍容：《史记·司马相

如传》：“相如之临邛，从车骑，雍容闲雅甚都。”言容仪温文也。借形容人物之词，以形容四子诗之风格。③沈、宋、王、岑：沈佺期、宋之问、王维、岑参。④绚素：《论语·八佾》：“素以为绚兮。”文成章曰绚，盖妇人容貌，先加他饰，后加以素，至加素则成章，故得称绚。权舆：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权舆，始也。”谓沈、宋等之成格韵，实渊源于四子。

〔评说〕由四子之承六代（魏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）藻丽之制，至陈（子昂）、杜（审言）、沈（佺期）、宋（之问）而渐工体格。及王维、孟浩然、高适、岑参加以神韵，是唐律形成过程，唐诗发展史，此诗尽之。

陈杜沈宋集①

陈杜精思沈宋才，有唐诗格此坯胎。

同年三百饶工律，坐见诸贤揖让来。

〔注释〕①自注云：“胡元瑞以有唐一代，律有馀，古不足，归咎于文皇《帝京篇》。（按：文皇即唐太宗李世民）不知当时既以诗赋为制科，则拘限声病，专攻体格，势所必至矣。四家者，实唐诗格调之祖，少陵必简孙，（按，必简，杜审言也。）乃集一代大成。杨诚斋谓三世之后，莫之与京也。”

〔评说〕此诗写唐代律诗之成就，与唐以制科取士有密切关系，而四家实为唐诗之祖。集一代大成之杜甫，即继承乃祖而发展者。

王右丞集①

惭皇官职偶同公，寥落千年怅望中。